

年味悠长

邵念荣

小时候，家里贫穷，人口又多。逢年过节，就像家里来亲戚，“喜鹊叫，亲戚到，大人鼓嘴伢子笑”。对家长来说，过年是一道关，所以叫年关。

平时是没有新衣服买的，到了过年才会提早扯点布料给裁缝做。凭票供应的年代，有“小孩小孩你莫哭，派你布证一尺六”的说法。姊妹多有一个好处，平均养育成本较低呢。一条裤子，老大穿了给老二，老二穿了给老三，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再三年”。除了老大，谁的衣服没补丁，谁就得父母的宠。做父母的，也想把“一碗水端平”，没那个条件。

蒸馒头是件很严肃的事情，不能说一些不该说的话。孩子一高兴就说大白话，一不小心说错了就会挨打，说是提前给“压岁钱”。也不仅是蒸馒头，进了腊月，直到整个正月，都要谨言慎行，不能说“完了、没了”之类的话，更不能“能人多劳”，打碎碗碟，或是其他可能带来晦气的事情。也许是图个节庆，穷人无灾就是福啊！小孩的嘴哪能管得住，所以，请人写春联时一定要写上“童言无忌”，或是“姜太公在此，百言无忌”。据说，女人是“阴口”，也不宜多说话。

到了除夕，要贴好春联，搓好汤圆，然后用红纸封好门后守岁，等待新的一岁的到来。那时候有三十晚上爬门头的说法，有说是矮个子可以长高，还说小孩子可以管住以后尿床。

有一年大年初一清晨，母亲正准备去煮汤圆，发现汤圆不见了一大半，仔细一看，才知道是被老鼠搬走了。老鼠调了“兵力”，可能忙了一个夜晚。贫穷的光景，老鼠也来凑热闹，过个年不容易。据说，那一年，家里运气果然不好。过年，特别是年初一清早发生的事，是否带有全年运局的某种预示，不得而知。

同样是大年初一，刚放完鞭炮，一家人吃完汤圆。自家养的猪从猪圈里跑了出来，到人家的麦地里“开荤”。父亲带着四姐、五姐一起去追赶。麦地里积雪泥泞。父亲跑得急，一个趔趄摔了一跤。冬天衣服穿得多，父亲那一跤跌得并不重。然而，就在那一年，父亲生病了，四姐也生了病。本来生活就很窘迫，加上接连有人生病，那一年，家里人没过几天安宁的日子。

我初中没读完的时候，父亲已经退休了。住在乡镇卫生院门口的宿舍，顺便开了一个窗口，卖点日用品。怕有小偷，除夕夜里，父亲安排我“值班”，连续几年我一个人在医院家属区度过了除夕之夜。我远远地看着别人家升腾的烟火，听着邻居家欢聚的碰杯声。热心的护士姐姐叫我去她们家看春晚，给了我些许温情和安慰。

年初一的清晨，被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吵醒，

我步行几公里回老家吃汤圆茶。沿路看到家家户户门前的鞭炮碎屑，人们挨家挨户祝福新年，大姑娘小伙子开始结对上街市。从集市到村组，我可以留意观摩不同人家的各色春联，大多是手写的，大多出自村里的“土秀才”之手，印象最深的，应该是天增岁月人增寿，神受香烟人受福。当然，那时还有人沿用中国第一副对联，那是后蜀孟昶撰写的：新年纳余庆，佳节号长春。

家里条件因为我的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。馒头不用蒸了，姐姐们家里做好顺便送过来。糯米面、炒米也是姐姐家里做好送过来。豆腐准备两天的就可以了，随时可以到菜场去买。肉包子也是街上专门可以买到的，也可以买现成的肉馅自己家里做，油炸或者是水汆。至于糕果瓜子之类，也是提前在街市上买好就可以了。到了年初二，姐姐们还是一起回娘家拜年，和睦了很多，大家都开心，喝了酒也少了争执。

过年，已经不是简单地度过年关。亲情需要走动和包容，岁月让人逐渐懂得珍惜。

写春联、贴春联，寄托着我对美好生活的祈福和对父亲的深切的怀念。直到现在，我每年都会贴春联和挂浪。在一首诗歌《挥春，让我想起您》中我写道：

“每逢辞旧迎新的时节/在千家万户忙的时候/挥春，让我想起您/想起您手把手教我的场景。您买来全开的大红纸/铺平，剪裁、折叠/四言、五言、六言/您用生锈的刀，刻出挂浪/您用私塾先生的欧颜笔法/写下，神受香火人受福/写下，青菜豆腐保平安/写下，童言无忌，六畜兴旺……”

在老家过了28个年。成家后，带着父母在我工作的那个城市只经过一次过年。

在淮安大治路和引河路交界的北京新村单元楼，那是我新婚后的第一个春节。我接父母二老来一起过年。本属同一座城市，过年的基本风俗都是按照老家的。能买的都从超市里买来了，煤气灶替代了蜂窝煤炉，更是少了农村柴火灶的烟火气。

我经常想起乡下过年前的热闹场面。自己



龙吟长歌 张德娜 作

家”。

广东有自己的“年味”，城市也有自己的讲究。橘子树是一道风景，上边挂上琳琅满目的利是封，临街的利是封大多是空的，单位内部的也许会放上小面额的现钞，或者一些祝福语，即大吉大利之意。

南粤的城市基本都是花的城市，不只是广州的花都。过年前夕各个城市都会举办迎春花市，“红运当头”、“一帆风顺”，金钱树、富贵竹等寄寓好意头的奇花异卉和绿色植物争芳斗艳。

北方的年夜饭都是在家里吃的，也许我的记忆还是在农村。南方城市的年夜饭大多设在饭馆，如果不是提前预订，到时只能“打游击”，还找不到合适的口味。饭馆的档次当然有高有低，据说广州的年夜饭最贵近30万元，朱门酒肉“贵”，风雪夜归人啊！

过年总是离不开压岁钱。不过，北方叫压岁钱，广东叫利是。利是又称“利事”，也取其大吉大利、好运连连之意。利利是，也许是顺利顺利吧，利是不像压岁钱实在，大小不论，又比较普遍，一元钱不嫌少，上万元也不怕多。一般是长辈给晚辈派，上级给下级派，已婚的给未婚的派。未婚的收利是“通吃”，哪怕你自己是领导。南方利是很热闹的，可以主动“兜”，脸皮厚点没关系，派的人高兴。如果该你派利是，一时没准备，赤裸裸的钞票也可以。利是派发也有“有效期”，可到元宵节。

微信把民间的艺术创造发挥到极致，手机诗歌、小说都通过这种方式衍生了新创作手段。平时的段子是妙手偶得，过年的信息则是群体创作。

“经典”的信息总是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后不知谁是原创。原来不知是谁发的，现在大多署名了。好的内容似乎越来越少，但又何妨？

北方的农村平时爱串门，过年更是集体“大串联”，似乎够热闹。城市没有那个规模，但也会亲朋好友走动，挨着请客，似乎“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”。南粤的城市多少受香港影响，或者说受西方影响，平时关心个人私隐，也不在家宴请。尤其过年这样的节日，把空间和时间充分留给自己和家人。

南国没有冬天，过年，就是过春节，恰如其分。窗外绿树盈目，偶尔听得小鸟欢快的歌声。宅在家里，独享一方宁静，看书、听音乐、练

书法、写一些散漫的文字，消消停停地过着似乎缺乏年味的生活，那也是另外一种味道。

尽管每逢节日都有外出旅游的冲动，可是想到拥堵、排队和行程中的诸多不便，就打起了退堂鼓。一大家人去国外显然是奢侈的，也不太方便。中短途的高铁票早就售罄，实名了，听说还有很多人钻了空子。自驾吧，高速免通行费，可一想到拥堵是高概率事件就望而却步。就在周边的城市，晃晃悠悠的车程，用心品味一下身边的风景。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，却对身边的美好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。

面对这样难得的长假，需要经得起诱惑，耐得住寂寞。在匆匆的行旅之中，独享寂寞何尝不是一种境界。余生还长，何必慌张。静下心来，慢慢过年。所谓宁静致远，人生的路，不管远近，无论顺逆，也不问平坦还是崎岖，都是要与人相伴的。与家人安安静静地呆在一起，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。

在异乡过年，老家的风俗能免就免了。没有鞭炮的连绵声响，一切安静而祥和。没有热闹喜气的年味，但内心却是受用的，这种感受也許与年龄有些关联。睡觉睡到自然醒。抛却工作和生活琐事，在小区里走走停停。紫荆花已经次第开了，不是很热闹，但鲜艳欲滴；夹竹桃正在卯着劲儿，这“红颜杀手”正在孕育花季的来临；最是那绿草丛中几朵紫红的小花，有淡淡的香味。

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。如果不是驻足留意，也许根本不会发现无名小花的美艳和清香。生活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花儿，不知道从何而来，却孤单地、执拗地生长，勇敢地绽放，向着遥远的天空，随着无情的风雨，不在乎有谁关注，乃至无人问津，自生自灭。这样的花儿，多像芸芸众生中的我们啊。

过年，在一座移民城市，车少了，路仿佛宽阔了许多，心情自然比平日敞亮舒畅了许多。在这群山如黛、绿树掩映的城市绿道上步行，空气中布满甜丝丝的味道。坐在小湖边，凝视水平如镜的湖面，扔一颗小石子荡起一圈儿时记忆的涟漪。

过年，放慢脚步，沉下心来，才发现我们的近旁到处都是曼妙的风景，脚下的土地如此柔情，绿树和小草缠绵着爱意，湖面氤氲着无限缱绻，远处的群山演奏着和谐的乐章。

过年，宅在家里，倾听内心的独白。轻声慢语地说话，慢条斯理地生活，心平气和地梳理新年的工作，好好珍惜难得的拥有，慢慢咀嚼和享受一段难得的慢时光。岁月静好，年味悠长，一切正好。

家乡年景

马晓燕

过了腊月二十三，年的气氛就一天比一天浓烈，鞭炮声、笑声、祝福声，村里老少爷们“磨刀霍霍向猪羊”的吆喝声，这似酒般浓烈的年味弥漫着整个村子。

忙碌一年的乡亲们放下手头活，开始备年货。年货是简单，其实也不简单，把饲养了一年的肥大猪杀了，把光叫唤不生蛋的老母鸡杀了，把腊货洗干净，把头天晚上泡好的豆子经研磨、过滤、点浆、挤压等繁复工序，最后熏烤成豆腐干，还要做上一大盆腊糟，家乡有大年初一吃腊糟汤圆的风俗。再炒些花生瓜子、干胡豆，还要去镇上买些瓜果点心，鞭炮烟花、烟叶、高粱酒、甘蔗、米豆腐之类的。米豆腐是家乡的特产，家家户户过年餐桌上都有一盘芹菜或蒜苗炒制的米豆腐，那金黄的色泽，弹弹的劲道、糯糯的口感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在乡下，大人孩子都盼过年，辛苦一年，能饱餐上一顿肉片子。但我最喜欢吃的却是奶奶做的米豆腐。村里好些人家做的米豆腐火候不够，只得去镇上买。奶奶做米豆腐的好技艺是村里公认的。做米豆腐是我们家过大的大戏，奶奶先把稻草灰放至水里浸泡，制成碱水，而后把淘洗净的大米倒入碱水中，浸泡成浅黄色，再用清水洗净沥

干，磨成粉浆，煮至黏稠，晾凉后用手团捏成圆柱形状，最后放入锅内蒸熟。我总是一步不落地跟在奶奶身边，每个环节都不舍错过。待最后揭开锅盖，那黄灿灿、香喷喷的米豆腐跃入眼帘、扑入鼻孔，那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和愉悦啊！我时常连手也不洗，猴急地抓起一块滚烫的米豆腐，掰一块放进嘴里，烫得“丝丝”直叫唤，奶奶心疼得连连叫我吹吹再吃。母亲曾尝试做过几次米豆腐，切不成片，要么碱味重、口感差。奶奶说母亲还太年轻，火候还不到。奶奶故去后，那味道留在了记忆中。

山村过年的热闹欢腾劲，往往从天麻麻亮、公鸡打鸣就开始了。男人们准备好招待客人的花生、瓜子、烟叶、糖果什物。女人们则叫上妯娌，系上围裙，走进厨房，按照头晚和男人罗列出的菜单，使出看家本领，做出两桌丰盛的团圆饭。山村的午饭一般是八菜一汤，与乡下婚娶同样的排场。这时候，谁家的午饭若想色香味俱全，就要看这家女主人的功夫，这也成了村里女人暗自比拼和较劲的舞台。村里每家女主人都不敢有丝毫懈怠，都会使出看家本领。有心机的，几天前就得回趟娘家，讨教些做饭的绝活。这可乐坏了老人和孩子们，这个时候，在他们眼中，原本不太中意的儿媳妇也变得贤惠、能干起来，原本严厉的妈妈竟然是这般善解人意，一年的所有不快均烟消云散。

大人们最开心的是大口喝着苞谷酒、高粱酒，条件好

的家庭会买上几瓶文君酒，大块吃着肉，不时吸上几口叶子烟。我们最快乐的则是除夕。早已缝制好的新衣、新鞋美滋滋地穿上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放爆竹，还能拿到父母和亲戚们给的压岁钱。我最盼望的是吃完年夜饭，跑到堂屋簸箕上，规规矩矩地向长辈们磕上一个头，从长辈们手中接过盼了一年的压岁钱。这时候，母亲和奶奶端坐上方，小心地、细致地、缓慢地展开包着钱的手绢儿，给上一角、两角，最多不超过五角。乡下日子过得紧巴，平素，大人是不会给一分钱的。因此，盼过年，还盼父母领着走亲戚，能再从亲戚处收到压岁钱，那是我们的私有财产，可随自己的心思自由支配，在我看来，那是件很体面的事。

从初一到十五，是山村过年最惬意的时光。乡邻、亲友互相拜年，老人们穿着干净的衣裳，叼着旱烟袋聚至村坝晒太阳，婶子们凑在一起拉家常、织毛线活、绣鞋垫、纳鞋底，叔伯们三五一堆打扑克、玩长牌，不时唠些庄稼地里的事，村里后生、姑娘、小媳妇则相约到镇上看戏、看电影。我们则如脱缰的小野马，哪好玩上哪玩，大人们这时是不会干涉和呵斥的。常常是年刚过完，就盼着来年春节早些到来。

岁月流淌，离开家乡近四十载，故土记忆也已模糊，人世沉浮也已淡然，唯儿时乡下过年时的情景，不时浮现，每每忆起，暖意阵阵。



朱寿友 书

打草包挣钱过年

管腊香

1977年腊月初四凌晨四点多钟，天还没亮，父母和庄邻孙某父子及庄东头李红兄弟赶着三辆平板车，徒步往淮安县(现淮安区)运西(现在的三堡、范集、林集、南闸、白马湖)一带买稻草回家给我们搓绳打草包，在过年前到供销社卖掉，换点钱能买面粉、小米、油，再称点猪肉回家，剩下的再给全家大人小孩每人添件新衣服。

早上天没亮就出发，到傍晚三家才在南闸公社周边陆续买到黄灿灿的稻草。经过打包、捆扎、堆垛到平板车准备返程。因要急急赶回家，参加生产队挣工分。几人来到马路边的小客栈，加工一下从家里带来的小米和青菜，想煮饭吃饱好

赶路。因当时没有荤油，就去农户家中买一点猪油来。刚好看到一家在杀年猪，想用1块5毛钱(当年猪肉是7角2分钱一斤)买2斤肉来充当荤油，好说歹说庄户人就是不肯，最后只卖了点猪血料。在当时这样的环境下，吃着菜饭和豆腐加猪血料下饭菜就是很不错的了。

来的时候是空车，每车一人轮流拉空车，一人坐在车上或用旧被子裹着身上在车上御寒。现在装满车的稻草，必须要一人拖，一人用绳子扣在车头拉，只有这样才能力使平板车快行，早到家。

三辆板车拖着稻草日夜兼程，一路前行，往朱桥石塘赶，实在累了困了就在路边

打个盹。

第二天上午十点多已靠近三堡公社集镇，看看马上就要翻过东闸大桥，离家也就十多公里了。这时想打个尖休息，把肚子填饱。算算应该是在下午二三点到家，因为我奶奶和我们兄弟姐妹眼巴巴等父母回家呢。这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几个人，要扣板车和稻草，还想说要割什么资本主义尾巴。父母他们几人磕头如捣蒜，好话说尽就是不同意。这时候大家一合计，想起西庄闸东头队潘寿奇叔叔在三堡粮管所工作。通过他的人脉关系找公社干部，下午1点多才放行。

傍晚，三辆板车在各家人的翘首以盼

中回来了。这两天人虽然累点，但平板车完好，稻草没损失就行。卸下稻草，码好堆好。看看这堆草够我们打草包到来年春天，青黄不接时就不至于饿肚子了。父母亲心安。

离过年还有20多天，我们利用早、中、晚，还有星期天时间，不停搓绳打草包累积几百个，用板车拖去供销社卖掉。想到当时2角3分的一个草包，聚多点再卖，给我们兄弟姐妹、奶奶和父母过年都添件新衣裳，心里美美的，像过了个愉快的春节。